

陆建德

蔡老师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恢复高考前一两年，一位姓蔡的奇人突然在杭州出名。他四十多岁，英语说得非常流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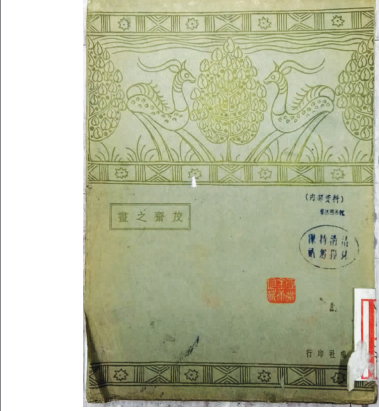
我家住浙江大学宿舍区建德村，邻居郭列幸有段时期与他略有来往，颇有点拜他为师的味道。我那时在自学英文，完全没有章法，还尝试做一点不成样子的翻译，听和说都不会。有一天，列幸突然带蔡老师来我家，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蔡老师长得高，脸庞宽大，头发剪得很短，微有白发，牙齿已经不大齐全了，说话漏风。他穿的中山装，原来应该是蓝色的。由此看得出他生活窘迫的程度。不过他坦然自若，坐在我家旧藤椅上，打开了他英语的话匣子。蔡老师差不多是独语，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

1977年，我去位于杭州大学路的浙江图书馆阅览室，多次看到蔡老师也在那里查阅报刊。蔡老师微微含笑，有时我们还打个招呼。我装出急匆匆的模样，生怕他和我说话英语。

陈子善

不日记

倪貽德序《茂斋之画》



3月20日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造社作家倪貽德的名气不大也不小。他只比叶灵风大四岁，但他既不属于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为代表的创造社元老，也不属于周全平、叶灵凤等为代表的“创造社小伙计”。在创造社中，他的地位介于元老派和“小伙计”之间，与元老派相比，他是后起之秀，与“小伙计”相比，他又是先行一步、创作了《玄武湖之秋》等名作的作家。

倪貽德还是穿梭于文学和美术的“两栖”人物，创造社成员中，至少有四位与美术结下不解之缘。他们就是叶灵凤、叶鼎洛、许幸之和倪貽德。但倪貽德与叶灵凤又不同，他正式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还负笈东瀛专攻美术，后半生也以画家和美术教育家的身份扬名中国艺坛。可惜的是，倪貽德关于美术的众多论述，一直没有很好地整理出版。

日前参观绍兴市图书馆，见到一册与香港有关的周茂斋《茂斋之画》第一辑，书前就有几乎被人遗忘的倪貽德的序。周茂斋（1900—1969）是国画家，浙江绍兴下马村人，与鲁迅是同一祖辈。他擅写意山水，为1920年代越画新秀之一。《茂斋之画》第一辑1929年6月广州嚶嚶社出版，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该书由书籍装帧家陈之佛作封面画，除了倪序，还有国画家潘天寿的序，书中收入《观瀑》《萧寺》《驿桥风雨》《松荫夜读》《写放翁诗意》等16幅大小国画。倪序虽不长，却颇有见地，照录如下：

我对于国画的鉴赏程度很浅，对

迈克

半上流

抱得金人归

可怜的《月光男孩》，得奖前已经饱受不公义，小成本独立制作跻身金碧辉煌行列，被视为打秋丰的穷亲戚；得奖后更成了众矢之的，看到一半和周公幽会的梦中人固然拳打脚踢，明显不曾拨款入场的文霸，也以想当然权威语气指手画脚，狠狠把出人意表的抱得金人归，贬为好莱坞在去年“太白”指责下矫枉过正的贱婢。亲爱的反对派，假如你们不带成见专注看过这部电影，恐怕不会不为它的清丽内敛喝彩，美国演艺学院投票人纷纷倾倒，完全是理性选择，弃典型好莱坞大白象而取欧陆气质小风景，不是什么反川普情绪，而是一次品位的全胜。一个石头爆出来的新导演，第二部作品就达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观众千万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是时候实践“珍惜眼前人”了。

根据不曾上演舞台剧改写的剧本分为三章，每章压轴的尾场都令我震动得泪盈于睫，第一章小主角遭妈妈无言责骂后，小心翼翼问于爹干妈何谓同志，第二章少年一再受学霸欺凌，

忍无可忍极地反击，第三章过尽千帆的他重逢念念不忘的好基友，坚定的眼神换来温柔拥抱，月光背向观众的男孩骤然回首，如梦前说不尽的辛酸，那一刻终于可以释然。既然大家这么喜欢将它和王家卫的《春光乍泄》相比，便是一反从来西洋画描写物的表面的形态，不再顾到实物的轮廓和明暗而完全抒写作者内心的活跃，这样的画面上是有着高超的清新味的。原来艺术过于注重表面的描写，很易于陷入琐碎、繁复、纤巧、平板等流弊，其结果是成为庸俗的作品。近代的西洋画家既然有了这样的自觉，便自然入于单纯化的倾向，将表面繁琐的弊病一概无睹，只率真地造形的表现作者最后的情感。而在单纯化的表现上，线条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线条是表现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形式，一根线条便可以寄托情感的涌起。线条不是物象说明的手段，乃是情感表现的寄托，是一种象征的存在，有它自身存在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到单纯化的表现的绘画上，若是取去了一根简单的线条，就会感到象拔了支柱的建筑物般的崩坏的感觉。（线条）在这样的绘画上是具有构造的特色的。

上面所说的话，在西洋绘画上还是最近所自觉到的，而在我们中国的绘画上，却本来以此为特色的，我觉得中国画之可以睨视世界也就在这一点。可惜晚近的国画家大都不知自己固有的特长，而好作琐碎纤细的表现，以致画风堕于萎靡不振之境地，更有人创所谓折衷画的谬论，要将西洋画中的写实技巧来改变国画的方法，这完全是不明中国艺术真谛的原因。

茂斋兄的国画我觉得很在单纯化上努力的，他在画面所表现的效果确有这样的特色，所以我写了这一点意见作为全集的总评，或者也可以作为要理解他的作品的一点助力。

杭州倪貽德 十八，四，于广州

倪貽德自己是学西洋油画的，但

他在此序中认为中国画应该发挥“自己固有的特长”，着力表现“中国艺术真谛”，至今仍不失为精辟之论，值得中国国画界同仁深思。

随笔

笔会

习，作为一个卑微的刻匠，他不可能在写作方面有什么前途，但是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使他从自己的兴趣当中分心或是腐蚀这些兴趣；他不是

在追风，既没有父母、妻子的野心，也没有成功的诱惑。我想这就是蔡老师和我们那些所谓自学者不大一样的地方。当今的社会，更难见艾略特所说的未经败坏的兴趣了。

八十年代初，蔡老师被浙江农业大学请去教出国班的口语。农大已经与浙大合并多年了，据现在的浙大外院励绍雄教授回忆，他当年从杭州大学（也已经并入浙大）外文系毕业，应该是留校的，但是蔡老师对他说，农大更需要英语教师，应该去。蔡老师待人接物的态度，以我们常人的眼光来判断，是非常异类的。励教授还让我分享了另一个细节。“英语角”的活动渐多，很多人想学，开不了口，蔡老师就让自己的学生去那里活跃气氛。学生不想去，他说，这是自私的行为。听到这样的事例，我不免想到蔡老师年幼时那位来自美国的家庭教师，她不知道何为“人往高处走”，她的那个上海小学生也全无这样的意识。八十年代的蔡老师真是一个幸福的人。一个人不问什么是幸福，像呼吸一样自然而然地埋头从事有益于他人的工作并从中得到乐趣，就是幸福的。他不会到自己的日记簿里记录自己的“好人好事”。

文章应该收束了，但是自己觉得有点假模假式，还想讲几句。蔡老师当年在杭州实际上以“蔡疯子”闻名，我和几个朋友私下也这样称呼他。他是不是进过精神病院？为什么？他的档案在哪里？我不大敢问下去。六十年代初，我二哥渭江因严重腿伤从成都回杭州治疗。有一次，建德村外一些孩子见他拄着拐杖，腿上裹了石膏，就对他扔石子，还大叫：“跷拐儿，跷拐儿！”普通话里这类侮辱性的词汇就多了：猪腿、瘸子、拐子、跛脚等等，如今标准的现代汉语词典上都有，不信请查核。“残障人士”一词是引进的。高考前自学英语的人，在蔡老师背后称他“疯子”，也和欺侮我二哥的顽童差不多。为“笔会”写这篇文章，是要向蔡老师道歉——不管他在何方。

恢复高考后，外语教学越来越受重视，蔡老师说英语的特长应该能够确保他有一份可以维持生活的收入。杭州湖滨的六公园一带出现了“英语角”，蔡老师想必是那里的核心人物。我因在复旦读书，从未去过。阿里巴巴的马云是“英语角”的活动积极分子，常在西湖边走来走去找外国游客练口语，他应该知道蔡老师的一些故事。

英语包含了太多蔡老师的生活内容，然而他对这门外语的兴趣是单纯的。托·斯·艾略特评英国浪漫主义初期特立独行的诗人、版画家威廉·布莱克的文字部分程度上也是为蔡老师而写的：布莱克只需为了自己的爱好学

筆會

周末茶座

“文汇报会”
微信二维码



顾铮

非专业眼光

寺山修司颇具悬念的摄影

英年早逝的寺山修司（1935-1983）是个怪才，全才。他18岁时从歌人起步，在写作了大量的现代短歌与俳句的同时，把创作领域扩展到小说。继而，他又染指电影，拍摄了《死在田园》等一系列奇幻想色彩的电影。他还在东京涩谷主持了上演实验戏剧的“天井栈敷”剧场，而他的散文与文艺评论，也因独具特色的修辞与犀利而深受读者喜爱。近年，国际上对寺山修司的关注逐渐提升。2013年，英国的泰特现代美术馆给他举办了展览，这对于无法归类的他，也算是一种殊遇。

寺山与摄影同样有不解之缘。现在名满天下的摄影家森山大道曾经与他有过合作，而他自己也创作摄影作品。这幅照片中，一位女性垂首坐在阳光下，她的面目标被宽边帽沿的投影所遮挡，在他取景的画面里，还有在她身后墙上的一幅画的局部。画中，是一位女子的双腿，似乎正在步步逼近沉浸在梦境里的女性。这一颇具悬念的画面还被她配以《背着手书写历史》的题目，其意义变得更为复杂与艰涩。而这，似乎是他的拿手好戏。

毛尖

看电视

老司机

前两天，《一念无明》拿走三十六届金像奖三座重要奖杯，最佳新晋导演黄进，最佳男配角曾志伟和最佳女配角金燕玲，加上《树大招风》的男主林家栋，这是本届金像奖最有说服力的四个奖项。

我为了曾志伟去看《一念无明》，他在电影中扮演一个可怜的混蛋丈夫，当了几十年陆港司机，藉此逃离起初看不起他后来又精神失常无法自理的妻子，不过，生活最终还是找到他，他被通知去精神病院领余文乐扮演的大儿子出院。在老公和小儿子都选择逃离母亲的光里，余文乐一个人照顾了金燕玲扮演的母亲，为此，他丢掉了工作和女友，直至有一天，他精神崩溃错杀母亲。

从精神病院把儿子带回真正的蜗居，上下铺，六个平方米，拉开窗帘是晾晒的内衣袜，隔着板壁能听见邻居对话，曾志伟买了盒饭回家，拉开折叠桌，面对面一人一盒，他打开盒饭，噢，他买的是猪排饭。曾志伟把猪排从饭上一块一块地拨到盒盖上，这是他和久违的儿子的第一顿饭，我以为他会夹一块自己的猪排给儿子。没有，他只管自己大口吃完。哎呀这才是单身多年的伙食和胃口！

面对突然降临的比自己高一个头的儿子，曾志伟表现了一个老司机的真正素养。这个角色的一切，都是曾志伟用身体填进去的。老婆儿子都把他当混蛋，他也就接受混蛋的命运，刚把儿子领回家，晚上睡觉他还把榔头放枕头下；开车时他在饮料瓶里尿尿，脾气上来跟人干架，业余时间看言情读物，兴致好时跟儿子回忆八九十年代跑长途月入几万的光辉日子。

《人民的名义》毫无疑问已晋升年度第一大戏，网上流传各款表情包，饭桌上也是丁义珍高育良，这是电视剧的最高胜利。不过，这个胜利对于影视表演来说，依然有些尴尬处，比如说吧，陆毅举手投足和他的台词之间，是不是有裂缝呢？他们夫妻俩的家庭生活，即使是午夜场点映，怎么也都如此干燥？这个影像后果无疑是，人生变成话语，日子变成概念。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以人民的名义要求未来的电视剧，表演还是要学学老司机？

陆落容

望野眼

老宅

清明节去了歙县。有座古村名叫瞻淇。道旁一株古樟，其翼若垂天之云。大家相顾，觉得有乔木处必有故家，一定不会错的。于是踏过小桥，看到几竿努力点题的竹子，三砖两瓦围成的小小菜地，还有几条仅容一人的幽深巷弄。择一处钻出去，是条街。几栋大宅铜环静垂，墙上挂着控制保护建筑牌记。当午无人，我们不得其门而入。

只得拐了个弯。运气不坏，有位大叔端着饭碗迎上来，说他家就有老宅，参观费一人两元。赶紧点头拍胸，尾随而入。那碗碗奇迹般消失，换成一路略带骄傲的声音：“我们家可是个大宅子呢……”

淡淡霉气扑鼻而来，显然早已无人居住。檐下某处一块条石、两只水缸，俱被青苔爬满。窗板檐头都雕饰精美，八仙故事与暗八仙纹样相互呼应，好认也好看。一张福字倒贴在厢房门上，红地已褪尽颜色，烫金还很耀眼。福字上边四个中楷毛笔字，从右往左，写着“宣尔室家”。各处观瞻之后，上二楼。楼梯陡，好在很稳。屋顶本来很高，却横着两根长毛竹竿，竿上垂钩，挂各种篮子，放东西。几口大木箱子横陈道旁，积灰满身。走这点路既要举头，又要顾脚，实在不算轻松。何况黑极了，并没有灯，幸亏地上漾着几方块儿晴光。抬头看，只是每隔若干距离，抽掉一块屋瓦，换成透明雨布。

下楼梯，大叔猛然说家里有四间灶头。走去一看，分明是四间灶房！最远一间堆满柴禾，遍地稻草。靠里三间还算干净，只是烟熏火燎，四壁灰黑。居地上砌一座大灶，酱油瓶扔在台面上。隙地里一溜三只陶土炉子，上边架着锅。碗橱里还有些瓷杯破碗，没有看到自来水管，只有一口加了盖的大缸。

分爨是大家庭的做派，不免想知道房屋的所有权。问之，答曰：“我有三间”。

市俗心起，追了一句：“这宅子卖吗？多少钱？”

“一百万”，似乎是不加犹豫的答案。可大叔走了两步，又道，几兄弟共有，不好说一定能卖。要是能，那就，“一百五十万吧”。

叶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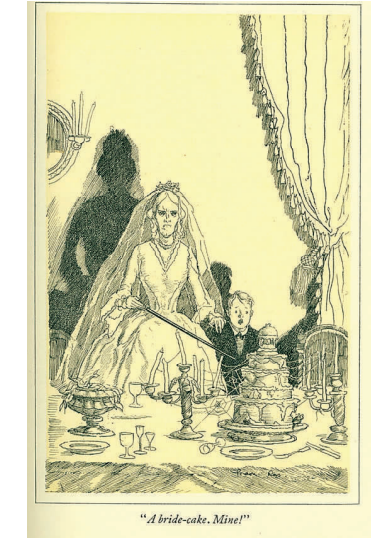
名著与画

罗斯与狄更斯的《远大前程

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远大前程》，先是自1860年12月至次年8月在期刊里以连载的形式问世，两个月后，初版三卷本刊发，广受佳评。此作与《大卫·科波菲尔》一样，自主人公的童年开始，一直写到他成年后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是一部德国人所谓的“教育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此外，它也是完全用第一人称叙事，相隔十年，作者的技巧已达巅峰状态，主人公皮普的形象与书中的众多其他人物同样饱满、生动。数年后，狄更斯接受了好友、同行布尔沃-利顿的建议，对这部小说原来颇为低沉暗淡的结尾作了修改，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声。但是日后众说纷纭，吉辛、萧伯纳和奥威尔虽然同为这部小说的超级粉丝，却都以为作者不当如此修改，而当代美国著名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则与广大读者持相同的立场，更喜欢修改后的结局。他还认为皮普是狄更斯所有的小说的主人公的一个“原型”。

早在我从原文阅读这部小说之前，先看了由英国电影大师大卫·里恩编导的黑白片。电影开头童年的皮普在坟场遇见逃犯的场面，以及当年芳龄二八的简·西蒙斯所扮演的埃斯特娜的娇艳，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片获得1948年的奥斯卡金像奖，被公认为狄更斯小说搬上大银幕中的一部经典，五十年代曾在国内上映，中文片名为《孤星血泪》。这部小说2004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的一个中译本，是大哥叶治（主万）逝世前带着我侄儿叶尊所完成的最后两部译稿之一，可惜相差四个月，他自己未能见到样书。

1937年，爱丁堡的一家出版商发



行了一部《远大前程》的限量版，由肖伯纳作序，戈登·罗斯插图，一共刊印了一千五百本，每一本上都有罗斯的亲笔签名和编号。罗斯（Gordon Ross, 1872-1946）出生于苏格兰，少年时代去美国旧金山，在当地的马克·霍普金斯艺术学院（旧金山艺术学院的前身，毁于1906年大地震引起的大火）习艺，学成后在《旧金山纪事报》的艺术部门工作。日后他移居纽约，成为一位知名的插图家，常为图书俱乐部的限量版文学作品作插图，其中还包括英译《鲁拜集》、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和《圣诞欢歌》、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以及《敏希豪森男爵奇游记》等。此图所画的是小说第十一章里，哈维沙姆小姐用拐棍指着桌上一个结满了蜘蛛网的东西，告诉小皮普：“结婚蛋糕，是我的！”